



钢铁英雄

崔誠五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8474
鋼 鐵 英 雄

崔 誠 五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60年·沈阳

目 录

紅心放金光·····	1
陈效法·····	10
悲惨的过去·····	10
头一名护厂队员·····	14
水未来，先垒坝·····	15
在艰巨的任务面前·····	17
暴风雨中·····	21
第一个工人出身的爐长·····	23
爬过技术高坡·····	26
讓大家都掌握炼鋼技术·····	29
平爐的好医生·····	34
可貴的創造·····	39
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44
李紹奎·····	48
三十四年前·····	48
重新进厂·····	50
一定照党的話办·····	51
勤学苦练·····	54
入党·····	58
出色的爐长·····	60
整体利益高于一切·····	63
国家需要什么鋼，就炼出什么鋼·····	67
一面互助协作紅旗·····	71
走在困难的前面·····	79

紅心放金光

生活总是那样在无情地考驗着人們。無論是在过去革命戰爭的年代里，抑或是在进行和平建設的今天，有时，都会出現这样的时刻：它要求人們为了党的最高利益，毫不犹豫地付出最大的代价，以至于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在这种时刻，常常会出現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一种人，胆怯了，动摇了，甚至逃跑了；而另一种人却无所畏惧，坚定不移，勇敢頑强，一旦必要，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过去，我們曾从报章上和老一辈革命者口里，看到或听到无数革命先烈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在殘酷阴森的敌人法庭里，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宁死不屈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今天，在这和平建設的日子里，我們又不仅間接地听到而且亲眼看到許多党的优秀儿女怎样在紧急关头，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而保全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崇高行徑。鞍鋼第一炼鋼厂平爐車間总工长、共产党员陈效法和七号平爐总爐长、共产党员李紹奎等人英勇搶險、保卫工厂和阶级兄弟安全的事迹，就是其中的一个。亲爱的同志，现在就讓我給你介紹一下他們的英雄業績吧。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早晨。

那天，鞍鋼第一煉鋼廠小修理工段的一部分工人，老早就來到九號平爐下邊，繼續處理由於前天平爐跑鋼（注一）而焊得疤疤癩癩的渣罐車座和渣車道。氧氣切割器在他們手里閃爍着強烈的白光，三十多個氧氣瓶橫躺豎臥地放在渣車道上。

平台上面，九號平爐金光閃閃，火焰繚繞。為了向時間爭奪分秒，煉鋼和處理渣車道在齊頭並進！考慮到生產的安全，他們今天僅裝二百噸鐵水，比平時少三分之一左右，並且決定不放渣（注二）。

誰知事情偏不作美。八點多鐘，丁班工人接過班不久，擴音機里就傳出化驗室化驗員高亢的聲音：

“九號爐，炭素（注三）七個，炭素七個！……”

九號平爐的工人一聽就着了急。

在通常情況下，一爐鋼煉完了還有好幾十個炭素，可是這次還在精煉（注四）呢，就只剩七個了。這怎么能行呢？這樣下去，這一爐鋼不就要白扔了嗎！

一個臨時“飛行會議”在火光熊熊的平爐前開始了。有的人主張馬上用兌鐵水的辦法增加炭素，有的人則認為那樣容易

（注一）由於操作不慎等原因，鋼水不能被抑制地洩到爐外來。

（注二）煉鋼時，鋼水表面常常飄浮一些廢物，通稱“渣子”。把這些東西從平爐里排出去，叫放渣。

（注三）鋼水主要含五種成分，也叫五大要素：炭、磷、矽、硫、錳，炭素是其中一種。這些成分應含多少，視其鋼種而定，過多過少都不行。

（注四）煉一爐鋼大致分補爐、裝料、熔化、精煉、出鋼等幾個過程。精煉是冷料都已熔化再繼續純煉的過程，也叫“純沸騰”。

跑渣(注)。研究来研究去，覺得还是保証鋼的質量要紧，一个“适当兌些鉄水”的决定，就这样作下来了。

平爐总工长陈效法，这天老早就来到工厂。这个在平爐旁生活了十多年而又对工厂无限热爱的老工人，每逢厂里出了什么事，总是象自己亲人得了病一样，日夜陪伴着不肯离开。昨天晚上，他和大家一起忙活了半宿，回家打了个盹，今天一早又赶来了。他听说鋼的炭素低，需要兌鉄水，就想到小修理工人正在爐子下面处理渣車道；平爐兌鉄水时要是跑了渣，火热的渣子又浸到小修理工人用的氧气瓶子上，可就危險了。于是，他找到九号平爐丁班爐长嘱咐兌鉄水时要比平时慢一些以后，就赶忙到爐下去了。

“同志們，这爐鋼的炭素太低了，要兌点鉄水，大家先不要干了，把氧气瓶往那边挪一挪！”說着，他朝南揮了揮手。

“放心好了，陈师傅。”檢修工人說，“今天爐子装得少，兌点鉄水也跑不了渣。”

“不，还是小心点好。”陈效法說服大家，“今天不比往常，虽说爐子装得少，可是渣車道被焊得死死的，渣罐車动不了，一旦跑起渣，可就沒个收攏。就說这个家伙吧，”他指了指那些横七竖八的氧气瓶，“見热就会炸，一炸起来可就不得了！”

陈效法的話，把大家的回忆拉到了伪滿的时候。有一次，

(注) 在把鉄水、矿石和冷鋼料炼成鋼的过程中，要浮出一些渣滓，通称鋼渣。跑渣，就是鋼渣不由人控制从爐里跑出来。

化工厂一个氧气瓶爆炸了，只听轟地一声，氧气瓶不見了，过了几秒鐘，在七八里地以外的立山落下了些碎片！还有一次，外地一个鋼厂发生氧气瓶爆炸事故，紅光一閃，整个厂房都上了天……

說話間，巨大的百吨吊車发着沉重的隆隆声，凌空而过。陈效法知道鉄水已經調过来了。于是，一面和大家一起加紧搬氧气瓶，一面叫一助手徐忠潤快到平爐上去拿鉄鍬，准备在渣車道旁边垒起一道土坝，把氧气瓶挡住。

正在这时，爐上騰起一脉紅光，接着便傳來“扑扑”声响。陈效法的心开始紧縮起来，两眼紧盯着头上那条狹长的放渣口。只見鉄水罐把那笨重的身軀一歪，鉄水立刻象一条火龙似的竄进平爐的受鉄口。一次，两次，一連三次情况都非常好，只是稀稀拉拉地落下几点渣子。紧接着又傳来了第四次兌鉄水的訊号。这次鉄水一进入平爐，就听爐子里象开了鍋似的“呼呼”直响。凭借着十多年的經驗，陈效法知道爐子里翻騰得很厉害。他赶忙囑咐大家“注意！”可是話音未落，火紅的鋼渣就象沸了的粥似地从爐子里冒出来。开始，只是中門，很快地东二門、西二門……五个爐門，加上两个爐头一齐冒起来！陈效法大喊一声，要扑过去阻挡。可是說时迟，那时快，眨眼工夫，奔騰而下的渣子就已逼近了氧气瓶，并且瞬即把两个氧气瓶浸上了半截！

“不好啦，氧气瓶要爆炸啦！”一些剛入厂不久的青年工人，发了声喊，四散而去。



陈效法的心，也立刻象拉得满满的弦！他比谁都清楚，一场难以想象的奇灾大祸就要降临了！不过，对他来说，一切还都来得及。他身后是一片空地，出去就是一条大马路，只要他能马上离开那里，顺着空地跑出去，一切危险都会从他的身边消失。可是，一个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人，他连想也没想到这些！他猛抬头，看见氧气瓶的正上方，就是横贯全厂，通联化工、炼铁和很多轧钢厂的煤气管道。他知道要是三十几个重磅炸弹似的氧气瓶爆炸了，这些煤气管道也就很难幸存；这几条煤气管道要是爆炸了，不仅第一炼钢厂，就连有连带关系的炼铁、化工和轧钢各厂，也休想照常生产。这时，他也不知那里来的那股劲儿，咬了咬牙，抄起身旁的一把铁锹就向火红的钢渣扑过去。几锹黄砂扔在涌来的渣子上面，象根本没有扔上似的，渣子还是噼噼叭叭地响着，继续向氧气瓶奔去。他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把铁锹一扔，顺手就去抱氧气瓶。那曾想，任凭他使多大力气，那氧气瓶仍然象条死狗似的躺在那里纹丝不动。这时，他猛然意识到光靠自己在这里用这种办法抢救不行，平台上有人，又有水……。于是，拔起腿来就往平台上跑，边跑边破着嗓子喊：

“渣子把氧气瓶淹啦，快找胶皮管子接水浇啊！”

这晴天霹雳般的喊声，震动了九号平爐的每一个职工，也惊动了正在九号平爐帮助处理事故的七号平爐总爐长李紹奎。这位和九号平爐本来没有直接关系的著名的炼钢能手，从九号平爐发生跑钢那时起，就一直呆在这个爐子上帮着干干这，干

干那。当时他正在和九号平爐总爐长、共产党员于德举研究着怎样弥补九号平爐由于跑鋼而造成的損失。于德举听見陈效法的喊声，拔起腿就去找胶皮管子，准备澆水，而李紹奎却一轉身飞也似地奔向出事地点。

李紹奎跟头把式地跑到下边一看，噉渣作响的渣子，正冒着一寸多高的火苗，舔着浸在鋼渣里的氧气瓶。爆炸随时可能发生！然而他这时把个人的安危完全置于度外，整个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能搶出一个氧气瓶，就搶出一个；少爆炸一个，国家就会少受一点損失！他三步两步跑到氧气瓶跟前，張开他那粗壮的双臂就要去搬氧气瓶。可是剛一动手，就感到用这种办法不行，因为氧气瓶又热又重，唯一的办法是用水澆。就近沒有別的东西，只有一把鉄鍬，他抄起鉄鍬跑到廢气閥下边的水池子里掬起一鍬水就往氧气瓶上潑。鉄鍬的容量是很小的，李紹奎不得不拚命地在氧气瓶和廢气閥之間奔跑。汗水从他的双頰直滾下来，他还是不放慢一点脚步。他知道，現在的时间要用百分之几秒計算，多澆一鍬水，渣子的气焰就会消失一分，威胁国家财产的灾禍也就会減輕一分！

正在这紧急关头，煤气檢查組长、共产党员胡錫齡聞訊赶来。李紹奎見了，象遇到救星似的喊道：

“老胡，快去找水桶！”

胡錫齡听了，掉头就跑。不一会儿，找来一个水桶，一个馬达的鉄皮盖儿。两个人便发狂似的澆起水来。廢气閥离渣車道比較远，为了使已經被鋼渣子浸泡了的氧气瓶迅速脱离險

境，他們兩人不惜冒着最大的危險，干脆站到氧氣瓶上澆水！

李紹奎和胡錫齡正忙得不可開交，頭上白光一閃，從渣口那里，奔騰而下一股急湍的巨流！他倆大吃一驚，以為又跑渣子了！定睛一看，才發現是水。原來，陳效法從平台下跑到平台上以後，立刻和于德舉跑到八號平爐搬來三根二寸粗的膠皮管子，冒着腳下的煤氣管道隨時可能由於氧氣瓶爆炸而跟着爆炸的危險，迅速接到平爐西頭的回水管上。打開水龍頭，就順着放渣口放下去了。水，本來是人們每天都能看得到或用得到的最普通的东西，可是現在人們對它感到多么親切多么歡迎啊！

水越澆越多，鋼渣的火苗消失了，由紅變紫，由紫變黑，漸漸冷卻了。……一場奇災大禍就這樣奇跡般地被大無畏的人們消除了！

喜訊象春風一樣，迅速在全廠傳開了。人們笑着、叫着把陳效法、李紹奎、于德舉、胡錫齡等人圍了起來，向他們慰問，道賀。這時，在平爐台上，排列整齊的九座巨型平爐，鋼水正在沸騰，並且不時地響起一陣陣清脆悅耳的出鋼的鐘聲。……



陈效法

水有源，树有根。陈效法、李紹奎等同志能在氧气瓶就要爆炸的紧张关头，把个人的安危得失完全置于度外，奋身保卫工厂和阶级兄弟的安全；同时能在那样紧急的关头，沉着镇静，迅速想出并且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排除艰险，使国家财产和人身的安全转危为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就能坚决听党的话，经常以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战士——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锻炼自己的结果。现在就让我们看看陈效法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工人阶级优秀品质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吧！

悲惨的过去

三十五年前，陈效法出生在山东省莱蕪县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里。因为家里太穷，不得不在刚懂事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和哥哥下地干活，一天累得直不起腰来，还是吃了这顿没有那顿。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八路军解放了莱蕪，陈效法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真正的生活。可是不久八路军转移了，日本鬼子又侵占了他的家乡，使他又落到灾难的深渊里。



一天清晨，他們一家人剛想照例往山里跑，鬼子突然闖進了他們的大門，抓住他父親就哇呀呀地嚎叫起來：

“八路軍的兵工廠的機器那里的埋的有？”

他父親本來是知道八路軍撤退時把兵工廠的機器埋在那里的，但是他怎能把這件事告訴敵人呢。他瞪了瞪鬼子，堅毅地說：

“不知道！”

“巴嘎亞魯（注一），什么的不知道！”父親臉上重重地挨了一槍巴子。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父親依然毫無懼色。

鬼子臉色更加陰森了，嘴角痙攣地歪扭着。“米只！”（注二）他向身旁一個漢奸吆喝了一聲。那漢奸轉身就不知從那里拎來一壺開水。鬼子接過開水壺，一步一步地走到父親跟前，把水壺高高舉起來，搖晃了一下，露出了猙獰的牙齒：

“不說的？死啦死啦的有！”

“我不知道，叫我說什麼！”父親瞅也不瞅鬼子，倔強地說。

鬼子高叫一聲，把一壺開水從父親頭上一直澆到腳下。

父親慘叫一聲，倒下去了。

鬼子把壺一扔，笑得前仰後合的走了。

鬼子剛出門，地主的狗腿子就來倒算。把陳效法家分的地

（注一）日本罵人的話，“混蛋”的意思。

（注二）日本話“水”的音譯。

打的粮食都拿去还不算，还非要他们再拿出两倍的利钱，要不就要把他们全家都抓起来。

陈效法再也在家呆不下去了，只好含着眼泪辞别了满身创伤的父亲，来到鞍山找他那被抓了劳工的大哥。到鞍山以后，经人介绍入了那吃人的“昭和制钢所”。

在“昭和制钢所”要是说干活，倒不如说是受罪。吃的是豆饼和橡子面，住的是象猪圈一样的窝棚。一九四〇年，鞍山流行伤寒病，和陈效法一块住的人都得了病，许多人没等死就叫鬼子拖了出去。陈效法虽是好了，但头发也全部掉光了。

一九四二年，住在山东老家的妻子来到了鞍山。那时他挣的几个钱连自己都养活不过来，那能养家？只好靠挖野菜、扒树皮来维持生活。这些苦难和折磨，使陈效法更加清楚谁是亲人，谁是仇敌；越发加深了对曾经接触过的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热爱和渴望。

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了。陈效法高兴得简直不知怎样好，以为再也不会受人欺压了。然而那曾想，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就代替了日本鬼子。他在工厂干了几个月，受尽了欺凌和压榨，却还是得不到一点温饱。因此，他就经常向伙伴们讲共产党、八路军的好处。有些人善意地劝他说：“老陈哪，小心点，墙后有耳啊！”他听了，笑了笑，但过后还是照常讲。后来实在是受不下去了，就带头离开了工厂。

頭一名護廠隊員

一九四八年，鞍山解放了，鞍鋼回到了人民手里。陳效法又第一個報名回到工廠。

當時不少人对時局還有些認識不清，對回不回廠還有些猶疑，對他說：

“老陳哪，形勢到底怎樣還不知道，馬上就進廠好嗎？”

陳效法笑了，語氣堅定地对大家說：

“現在的情況和過去不同了，共產黨打下了江山，就是鐵打的！”

經陳效法說服動員，很多人也紛紛跟着他報名回到了工廠。

陳效法一回到工廠，就象一個久別的儿子回到慈母的懷抱一樣，對廠里的一切事情都是那樣關心，對每一件東西都是那樣熱愛。當時國民党的特務、匪徒和逃亡的反革命分子糾合成股匪，經常在鞍山周圍騷擾。為了保衛工廠不受一點損失，陳效法自動報名護廠，無論刮多大的風和下雪，從不停息地巡視着工廠的每一個角落。新年期間，他連續在廠里守衛了三晝夜。廠長發現了他，叫他回去休息，他說什麼也不回去，最後廠長只好下命令讓他回去睡覺！他不得已回去躺下了。可是廠長一走，他又跳起來，在廠里轉來轉去。有的人問他：

“怎麼，你不覺得累嗎？”他笑了笑說：“我和大家一樣，也不是鐵打的；不過，我一想到咱們這樣大的工廠，決不能讓敵人給破壞了，我就躺不下。”